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

話說寶玉養過了三〇三天之後，不但身體強壯，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，仍回大觀園去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，賈芸帶著家下小廝坐更看守，晝夜在這裡；那小紅同眾丫鬟也在這裡守著寶玉；彼此相見日多，漸漸的混熟了。小紅見賈芸手裡拿著塊絹子，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，待要問他，又不好問。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，用不著一切男人，賈芸仍種樹去了。這件事，待放下又放不下，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。正是猶豫不決，神魂不定之際，忽聽窗外問道：「姐姐在屋裡沒有？」小紅聞聽，在窗眼內望外一看，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佳蕙，因答說：「在家裡呢，你進來罷。」

佳蕙聽了，跑進來，就坐在床上，笑道：「我好造化！纔在院子裡洗東西，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，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，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，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。見我去了，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，也不知是多少。你替我收著。」便把手絹子打開，把錢倒出來，交給小紅。小紅就替他一一數了收起。

佳蕙道：「你這兩日心裡到底覺著怎麼樣？依我說，你竟家去住兩日，請一個大夫來瞧瞧，吃兩劑藥，就好了。」小紅道：「那裡的話？好好兒的，家去做什麼？」佳蕙道：「我想起來了。林姑娘生的弱，他時常吃藥，你就和他要些來吃，也是一樣。」小紅道：「胡說！藥也是混吃的？」佳蕙道：「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，又懶吃懶喝的，終久怎麼樣？」小紅道：「怕什麼？還不如早些死了倒乾淨！」佳蕙道：「好好兒的，怎麼說這些話？」小紅道：「你那裡知道我心裡的事！」

佳蕙點頭，想了一會，道：「可也怨不得你，這個地方，本也難站。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，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，如今身上好了，各處還香了願，叫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。我們算年紀小，上不去，我也不抱怨；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？我心裡就不服。襲人那怕他得〇分兒，也不惱他，原該的。說句良心話，誰還能比他呢？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，就是不殷勤小心，也拚不得。只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裡去，仗著寶玉疼他們，眾人就都捧著他們，你說可氣不可氣？」

小紅道：「也犯不著氣他們。俗語說的，『千里搭長棚，沒有個不散的筵席』，誰守一輩子呢？不過三年五載，各人幹各人的去了，那時誰還管誰呢？」這兩句話，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，由不得眼圈兒紅了，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，只得勉強笑道：「你這話說的是。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收拾房子，怎麼做衣裳，倒像有幾百年煎煎似的！」

小紅聽了，冷笑兩聲。方要說話，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，手裡拿著些花樣子並兩張紙，說道：「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。」說著，向小紅撂下，回轉身就跑了。小紅向外問道：「到底是誰的？也等不的說完就跑，誰蒸下饅頭等著你，怕冷了不成？」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「是綺大姐姐的」。抬起腳來，咕咚咕咚又跑了。

小紅便賭氣，把那樣子撂在一邊，向抽屜內找筆。找了半天，都是禿的，因說道：「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裡了？怎麼想不起來？……」一面說，一面出神想了一回，方笑道：「是了，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。」因向佳蕙道：「你替我取了來。」佳蕙道：「花大姐姐還等著我替他拿箱子，你自己取去罷。」小紅道：「他等著你，你還坐著閒磕牙兒？我不叫你取去，他也不等你了。壞透了的小蹄子！」

說著，自己便出房來，出了怡紅院，一徑往寶釵院內來。剛至沁芳亭畔，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嬾嬾從那邊來。小紅立住，笑問道：「李奶奶，你老人家那裡去了？怎麼打這裡來？」李嬾嬾站住，將手一拍，道：「你說，好好兒的，又看上了那個什麼雲哥兒兩哥兒的，這會子逼著我叫了他來。明兒叫上屋裡聽見，可又是不好？」小紅笑道：「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著他去叫麼？」李嬾嬾道：「可怎麼樣呢？」小紅笑道：「那一個要是知好歹，就不進來纔是。」李嬾嬾道：「他又不傻，為什麼不進來？」小紅道：「既是進來，你老人家該別和他一塊兒來；回來叫他一個人混，看他怎麼樣！」李嬾嬾道：「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？不過告訴了他，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，或是老婆子，帶進他來就完了。」說著，拄著拐，一徑去了。小紅聽說，便站著出神，且不去取筆。

不多時，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，見小紅站在那裡，便問道：「紅姐姐，你在這裡作什麼呢？」小紅抬頭，見是小丫頭子墜兒。小紅道：「那裡去？」墜兒道：「叫我帶進芸二爺來。」說著，一徑跑了。

這裡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，只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。那賈芸一面走，一面拿眼把小紅一溜；那小紅只裝著和墜兒說話，也把眼去一溜賈芸：四目恰好相對。小紅不覺把臉一紅，一扭身，往蘅蕪院去了。不在話下。

這裡賈芸隨著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。墜兒先進去回明了，然後方領賈芸進去。賈芸看時，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，種著芭蕉，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。一溜迴廊上釣著各色籠子，籠著仙禽異鳥。上面小小五間抱廈，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榻扇，上面懸著一個匾，四個大字，題道是「怡紅快綠」。賈芸想道：「怪道叫怡紅院，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。」正想著，只聽裡面隔著紗窗子笑說道：「快進來罷。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！」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，連忙進入房內。抬頭一看，只見金碧輝煌，文章閃爍，卻看不見寶玉在那裡。一回頭，只見左邊立著一架大穿衣鏡，從鏡後轉出兩個——一對兒——〇五六歲的丫頭來，說：「請二爺裡頭屋裡坐。」

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，連忙答應了。又進一道碧紗櫥，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，懸著大紅銷金撒花帳子。寶玉穿著家常衣服，鞞著鞋，倚在床上，拿著本書看。見他進來，將書擲下，早帶笑立起身來。賈芸忙上前請了安，寶玉讓坐，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下了。

寶玉笑道：「只從那個月見了你，我叫你往書房裡來，誰知接連連，許多事情，就把你忘了。」賈芸笑道：「總是我沒造化，偏又遇著叔叔欠安。叔叔如今可大安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大好了。我倒聽見說，你辛苦了好幾天。」賈芸道：「辛苦也是該當的。叔叔大安了，也是我們一家的造化。」說著，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。那賈芸嘴裡和寶玉說話，眼睛卻瞅那丫鬟：細挑身子，容長臉兒，穿著銀紅襖兒，青緞子坎肩，白綾細摺兒裙子。

那賈芸自從寶玉病了，他在裡頭混了兩天，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。他看見這丫鬟，知道是襲人，他在寶玉房中，比別人不同，如今端了茶來，寶玉又在旁邊坐著，便忙站起來，笑道：「姐姐怎麼給我倒起茶來？我來到叔叔這裡又不是客，等我自己倒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只管坐著罷。丫頭們跟前，也是這麼著。」賈芸笑道：「雖那麼說，叔叔屋裡的姐姐們，我怎麼敢放肆呢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坐下吃茶。

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：又說道，誰家的戲子好，誰家的花園好；又告訴他，誰家的丫頭標致，誰家的酒席豐盛；又是誰家有奇貨，又是誰家有異物。那賈芸口裡只得順著他說。說了一回，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，便起身告辭。寶玉也不甚留，只說：「你明兒閒了，只管來。」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。

賈芸出了怡紅院，見四顧無人，便慢慢的停著些走，口裡一長一短，和墜兒說話。先問他：「幾歲了？名字叫什麼？你父母在那行上？在寶釵屋裡幾年了？一個月多少錢？共總寶釵屋內有幾個女孩子？」那墜兒見問，便一樁樁的都告訴他了。賈芸又道：「剛纔那個和你說話的，他可是叫小紅？」墜兒笑道：「他就叫小紅。你問他作什麼？」賈芸道：「方纔他問你什麼絹子，我倒揀了一塊。」墜兒聽了，笑道：「他問了我好幾遍，可有看見他的絹子的。我那裡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。今兒他又問我，他說我替他找著了，他還謝我呢。纔在蘅蕪院門口兒說的，二爺也聽見了，不是我撒謊。好二爺，你既揀了，給我罷。我看他拿什麼謝我。」

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，便揀了一塊羅帕，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，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，故不敢造次。今聽見小紅問墜兒，知是他的，心內不勝喜幸。又見墜兒追索，心中早得了主意，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出來，向墜兒笑道：「我給是給你，你要得了他的謝禮，可不許瞞著我。」墜兒滿口裡答應了，接了絹子，送出賈芸，回來找小紅。不在話下。

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，意思懶懶的，歪在床上，似有朦朧之態。襲人便走上來，坐在床沿上推他，說道：「怎麼又要睡覺？你悶的很，出去逛逛不好？」寶玉見說，攜著他的手，笑道：「我要去，只是捨不得你。」襲人笑道：「你別沒的說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起他來。寶玉道：「可往那裡去呢？怪膩膩煩煩的。」襲人道：「你出去就好了；只管這麼委瑣，越發心裡膩煩了。」

寶玉無精打彩，只得依他，晃出了房門，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。出至院外，順著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。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兒箭也似的跑來，寶玉不解何意。正自納悶，只見賈蘭在後面，拿著一張小弓兒趕來，一見寶玉在前，便站住了，笑道：「二叔叔在家裡呢，我只當出門去了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又淘氣了。好好兒的，射他做什麼？」賈蘭笑道：「這會子不念書，閒著做什麼？所以演習演習騎射。」寶玉道：「磕了牙，那時候兒纔不演呢。」

說著，便順著腳，一徑來至一個院門前，看那鳳尾森森，龍吟細細，正是瀟湘館。寶玉信步走入，只見湘簾垂地，悄無人聲。走至窗前，覺得一縷幽香，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。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看時，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『每日家，情思昏昏！』」寶玉聽了，不覺心內癢將起來。再看時，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。寶玉在窗外笑道：「為什麼『每日家，情思昏昏』的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掀簾子進來了。黛玉自覺忘情，不覺紅了臉，拿袖子遮了臉，翻身向裡，裝睡著了。

寶玉纔走上來，要扳他的身子，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進來了，說：「妹妹睡覺呢，等醒來再請罷。」剛說著，黛玉便翻身坐起來，笑道：「誰睡覺呢？」那兩個婆子見黛玉起來，便笑道：「我們只當姑娘睡著了。」說著，便叫紫鵲說：「姑娘醒了，進來伺候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都去了。

黛玉坐在床上，一面抬手整理鬢髮，一面笑向寶玉道：「人家睡覺，你進來做什麼？」寶玉見他星眼微錫，香腮帶赤，不覺神魂早蕩，一歪身坐在椅子上，笑道：「你纔說什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我沒說什麼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給你個榧子吃呢！我都聽見了。」

二人正說話，只見紫鵲進來。寶玉笑道：「紫鵲，把你們的好茶沏碗我喝。」紫鵲道：「我們那裡有好的？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別理他。你先給我舀水去罷。」紫鵲道：「他是客，自然先沏了茶來，再舀水去。」說著，倒茶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好丫頭！『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，怎捨得叫你疊被鋪床？』」黛玉登時急了，撂下臉來，說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何嘗說什麼！」黛玉便哭道：「如今新興的，外頭聽了村話來，也說給我聽；看了混帳書，也拿我取笑兒；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了！」一面哭，一面下床來，往外就走。寶玉心下慌了，忙趕上來說：「好妹妹，我一時該死，你好歹別告訴去！我再敢說這些話，嘴上就長個疔，爛了舌頭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襲人走來，說道：「快回去穿衣裳去罷，老爺叫你呢。」寶玉聽了，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，也顧不得別的，疾忙回來穿衣服。出園來，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著，寶玉問道：「你可知道老爺叫我是為什麼？」焙茗道：「爺快出來罷，橫豎是見去的，到那裡就知道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催著寶玉。

轉過大廳，寶玉心裡還自狐疑。只聽牆角邊一陣呵呵大笑，回頭見薛蟠拍著手，跳出來，笑道：「要不說姨夫叫你，你那裡肯出來的這麼快！」焙茗也笑著跪下了。寶玉怔了半天，方想過來，是薛蟠哄出他來。薛蟠連忙打恭作揖賠不是，又求：「別難為了小子，都是我央及他去的。」寶玉也無法了，只好笑問道：「你哄我也罷了，怎麼說是老爺呢？我告訴姨媽去，評評這個理，可使得麼？」薛蟠忙道：「好兄弟，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，就忘了忌諱這句話。改日你要哄我，也說我父親，就完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噯喲！越發的該死了！」又向焙茗道：「反叛雜種！還跪著做什麼？」焙茗連忙叩頭起來。

薛蟠道：「要不是，我也不敢驚動。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，誰知老胡和老程他們不知那裡尋了來的，這麼粗，這麼長，粉脆的鮮藕；這麼大的西瓜；這麼長，這麼大的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薰的暹羅豬、魚。你說，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？那魚、豬，不過貴而難得；這藕和瓜，虧他怎麼種出來的！我先孝敬了母親，趕著就給你們老太太、姨媽送了些去。如今留了些，我要自己吃，恐怕折福，左思右想，除我之外，惟你還配吃，所以特請你來。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。我和你樂一天，何如？」一面說，一面來到他書房裡，只見詹光、程日興、胡斯來、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小子都在這裡。見他進來，請安的，問好的，都彼此見過了。吃了茶，薛蟠即命人擺酒來。

說猶未了，眾小廝七手八腳擺了半天，方纔停當歸坐。寶玉果見瓜藕新異，因笑道：「我的壽禮還沒送來，倒先擾了。」薛蟠道：「可是呢。你明兒來拜壽，打算送什麼新鮮物兒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沒有什麼送的。若論銀錢穿吃等類的東西，究竟還不是我的；惟有寫一張字，或畫一張畫，這纔是我的。」薛蟠笑道：「你提畫兒，我纔想起來了。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，畫的很好，上頭還有許多的字。我也沒細看，只看落的款，原來是什麼『庚黃』的。真好的了不得！」

寶玉聽說，心下猜疑道：「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，那裡有個『庚黃』？……」想了半天，不覺笑將起來，命人取過筆來，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，又問薛蟠道：「你看真是『庚黃』麼？」薛蟠道：「怎麼沒看真？」寶玉將手一撒給他看，道：「可是這兩個字罷？其實和『庚黃』相去不遠。」眾人都看時，原來是「唐寅」兩個字，都笑道：「想必是這兩個字，大爺一時眼花了，也未可知。」薛蟠自覺沒趣，笑道：「誰知他是『糖銀』是『果銀』的！」

正說著，小廝來回：「馮大爺來了。」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。薛蟠等一齊都叫「快請」。說猶未了，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，已進來了，眾人忙起席讓坐。馮紫英笑道：「好啊！也不出門了，在家裡高樂罷。」寶玉薛蟠都笑道：「一向少會。老世伯身上安好？」紫英答道：「家父倒也託庇康健，但近來家母偶著了些風寒，不好了兩天。」

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，便笑道：「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？掛了幌子了。」馮紫英笑道：「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，我記了，再不慍氣，如何又揮拳？這臉上是前日打和在鐵網山，教兔鶻捎了一翅膀。」寶玉道：「幾時的話？」紫英道：「三月二□八日去的，前兒也就回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怪道前兒初三四兒，我在沈世兄家赴席，不見你呢。我要問，不知怎麼忘了。單你去了？還是老世伯也去了？」紫英道：「可不是家父去，我沒法兒，去罷了。難道我閒瘋了，僇們幾個人吃酒聽唱的不樂，尋那個苦惱去？這一次，大不幸之中卻有大幸！」

薛蟠眾人見他吃完了茶，都說道：「且入席，有話慢慢的說。」馮紫英聽說，便立起身來說道：「論理，我該陪飲幾杯纔是，只是今兒有一件很要緊的事，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，實不敢領。」薛蟠寶玉眾人那裡肯依，死拉著不放。馮紫英笑道：「這又奇了。你我這些年，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？實在不能遵命。若必定叫我喝，拿大杯來，我領兩杯就是了。」

眾人聽說，只得罷了。薛蟠執壺，寶玉把盞，斟了兩大海。那馮紫英站著，一氣而盡。寶玉道：「你到底把這個『不幸之幸』說完了再走。」馮紫英笑道：「今兒說的也不盡興。我為這個，還要特治一個東兒，請你們去細談一談；二則還有奉懇之處。」說著，撒手就走。薛蟠道：「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扔不下！多早晚纔請我們？告訴了，省了人打悶雷。」馮紫英道：「多則□日，少則八天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出門上馬去了。眾人回來，依席又飲了一回方散。

寶玉回至園中，襲人正惦记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，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，因問其原故。寶玉一一向他說了。襲人道：「人家牽腸掛肚的等著，你且高樂去。也到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！」寶玉道：「我何嘗不要送信兒？因馮世兄來了，就混忘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寶釵走進來，笑道：「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姐姐家的東西，自然先偏了我們了。」寶釵搖頭笑道：「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，我不吃，我叫他留著送給別人罷。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，不配吃那個。」說著，丫鬟倒了茶來吃茶，說閒話兒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，心中也替他憂慮。至晚飯後，聞得寶玉來了，心裡要找他問問是怎麼樣了。一步步行來，見寶釵進寶玉的園內去了，自己也隨後走了來。剛到了沁芳橋，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，也認不出名色來，但見一個個文彩閃灼，好看異常。因而站住，看了一回，再往怡紅院來，門已關了。黛玉即便叩門。

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拌了嘴，沒好氣，忽見寶釵來了，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，偷著在院內報怨說：「有事沒事，跑了來坐著，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！」忽聽又有人叫門，晴雯越發動了氣，也並不問是誰，便說道：「都睡下了，明兒再來罷！」

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性情，他們彼此玩耍慣了，恐怕院內的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，只當別的丫頭們了，所以不開門。因而又高聲說道：「是我，還不開門麼？」晴雯偏偏還沒聽見，便使性子說道：「憑你是誰！二爺吩咐的，一概不許放進來呢！」

黛玉聽了這話，不覺氣怔在門外。待要高聲問他，逗起氣來，自己又回思一番：「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樣，到底是客邊。如今父母雙亡，無依無靠，現在他家依栖，若是認真愜氣，也覺沒趣！」一面想，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。真是回去不是，站著不是，正沒主意，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聲，細聽一聽，竟是寶玉寶釵二人。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，左思右想，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：「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。——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！你也不打聽打聽，就惱我到這步田地！你今兒不叫我進來，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？」越想越覺傷感，便也不顧蒼苔露冷，花徑風寒，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，悲悲切切，嗚咽起來。

原來這黛玉秉絕代之姿容，具稀世之俊美，不期這一哭，那些附近的柳枝花朵上宿鳥棲鴉，一聞此聲，俱忒楞楞飛起遠避，不忍再聽。正是：「花魂點點無情緒，鳥夢癡癡何處驚？」因又有一首詩道：

顰兒才貌世應稀，獨抱幽芳出繡闥。嗚咽一聲猶未了，落花滿地鳥驚飛。

那黛玉正自啼哭，忽聽吱嚶嚶一聲，院門開處，不知是那一個出來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